

<<踏着月光的行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踏着月光的行板>>

13位ISBN编号：9787531331209

10位ISBN编号：7531331209

出版时间：2007-10-1

出版时间：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迟子建

页数：3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踏着月光的行板>>

### 内容概要

白银那、原野上的羊群、逆行精灵、芳草在沼泽中、酒鬼的鱼鹰、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本书是迟子建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集。

本书汇集的是冻土上的生活之流。

那里既有大自然的雨露，也有人的悲伤或喜悦的血泪。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溪流，长篇小说是海洋，那么中篇小说就应该是江河了。

每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气象，比如短篇，它精致、质朴、清澈、更接近天籁；长篇雄浑、浩渺、苍劲，给人一种水天相接的壮美感；中篇呢，它凝重、开阔、浑厚，更多地带有人间烟火的气息。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七部中篇小说。

## <<踏着月光的行板>>

### 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

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

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出版有三十余部单行本。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

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

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踏着月光的行板>>

书籍目录

自序白银那原野上的羊群逆行精灵芳草在沼泽中酒鬼的鱼鹰踏着月光的行板上所有的夜晚作者简介迟子建中篇小说总目

## &lt;&lt;踏着月光的行板&gt;&gt;

## 章节摘录

白银那 A1：冰排过后 黑龙江在解冻时就像出鞘的剑一样泛出雪亮的光芒和清脆的声响。阳光和春风使得封冻半年之久的冰面出现条条裂缝，巨大的冰块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暖流的诱惑而忽然解体，奇形怪状的冰排就从上游呼啸而下。

洛古河、北极村、大草甸子、兴安、开库康、依西肯、鸥浦直至呼玛和黑河这些沿江的村屯城市，无一不在回响着冰排游走时的轰轰声，仿佛上帝派驻人间的银色铁甲部队正在凯旋，而天庭也的确呈现出了一派迎接战胜者归来的喜洋洋的气息，无论昼夜都晴朗如洗，温柔的光芒四处飘荡。

白银那是黑龙江上游的一个小村子，也许因为它规模太小，也许因为它的地名过于美丽，它逐渐像一条鱼一样在地图上消失了。

一些在多年以前曾经到过白银那的人想要故地重游时都不免对着地图发呆：白银那哪儿去了？

这时候熟悉那一带渔民生活的人会爽朗地告诉你：“白银那还在，快去吃那儿的开江鱼吧，那里的牙各答酒美极了！”

随着冰排而来的是无与伦比的泥泞。

白银那的每一条小巷都淤泥遍布、水洼纵横，这当然也是解冻带来的结果。

人们在走路时不得不贴着障子边窄窄的干硬的土埂走，若是赶上腿脚不便和身体臃肿的人，这样走钢丝般的步态常常会使他们身体失衡，于是整个人就“噗”的一声栽倒在泥里，浑身上下被泥浆打湿。

原想躲过泥泞不弄脏了鞋子，谁知因小失大，连衣服也脏透了。

这样的笑料总能使觑见这一幕的小孩子们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泥泞愚弄的经历，他们像燕子一样步态灵巧，而且他们也不怕弄脏了鞋子，反正有家长们为他们洗刷。

白银那小学的语文老师陈林月常常带领孩子们到江边来看冰排。

沙滩还很凉，他们不得不蹲在那里望着江面。

冰排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晶莹剔透，有的敦敦实实的像熊，有的张牙舞爪的像狮子，还有的灵巧俊秀得像兔子。

当然，大多数的冰块都像方方正正的盒子，孩子们便想象这盒子里装着许多神秘的东西，若是将它开启也许会蹦出花仙子、孙悟空、青蛙、海豹等什么的。

孩子们对着冰排唧唧喳喳地叫着，逢着大冰块被旁边的冰块挤压而撞碎的时候，他们就跳起脚来欢呼。

陈林月也很喜欢看大冰块被撞碎的那一瞬间，碎银般的小冰块四处飞溅，水面被激起无数朵水花，那才是人世间真正的珠光宝气呢。

冰排缓缓地向下流奔流着，它们并没有在意它们经过的这个叫白银那的地方，它们甚至都没有大略看一眼这儿的小巷、栅栏、屋舍、校园的钟和沙滩上那一群目光充满渴望的孩子。

它们哪里知道孩子们是多么想伏在它们身上，一起到沿江的大城市黑河走上一圈，看看那里的高楼、马路、戏院、百货商场、照相馆以及码头上往来的大型货轮。

孩子们为此在观看冰排时就有了淡淡的心事。

陈林月不仅白天来看冰排，入夜时也悄悄来到江岸。

白天她和孩子们在一起，而晚上则是赴马川立的约会。

他们肩并肩站在沙滩上，看着月光下江面上浮游的冰块。

那时背后村落的灯火已经黯淡了，人语也寥落，他们能清楚地听到流水和冰块相互摩擦的声音，仿佛各种乐器在水面上浪漫地合奏着流浪。

有一次他们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巨大冰排孤单单地从上游缓缓而来，陈林月便说是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子被冲下去了，而马川立则脱口而出：“真像是一口冰棺材！”

人要是睡在冰棺材里，葬在江里有多好！

陈林月便因为这种不吉祥的比喻而搽了马川立一把，他翘起着一脚伸进浅浅的水里，被冰凉刺骨的江水激得打了一个深重的寒噤，就势抱住陈林月让她赔他身上的热气。

当然那热气很快就在拥抱中回到他身上。

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采了鱼汛。

## &lt;&lt;踏着月光的行板&gt;&gt;

这是白银那人所没有料到的。

因为黑龙江的鱼在最近十几年来一直非常稀少，不知是江水越来越寒冷呢，还是捕捞频繁而使鱼苗濒临死绝的缘故。

人们守着江却没有鱼吃已经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了，而一条江没有了鱼也就没有了神话，守着这样一条寡淡的江就如同守空房一样让人顿生惆怅。

白银那的渔民常常提着空网站在萧瑟的江岸上摇头叹息。

人们不得不把更大的精力转移到种地和狩猎上。

种地带给人的好处是始终如一的，而狩猎也同捕鱼一样变得音容渺茫，许多猎户一个冬天在林中穿梭，只能打下几只飞龙、灰兔和狍子。

想靠名贵动物的皮毛换点值钱东西的愿望也只能是南柯一梦。

而政府一些保护珍稀动物的特别措施也不允许猎人轻易就能扣动扳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觉得生活失去了光彩和韵味。

虽然说白银那通上了电，一些人家还拥有家用电器，一家乡办企业正要从闺中出门，但老人们仍然觉得生活正在可怕地倒退。

他们在冰排的震颤中回忆的仍是几十年前的渔船、灯火和黄昏。

他们逐渐地变得懒散、邋遢、灰心丧气，看人时表情漠然，目光呆滞，常常无缘无故地对一条狗或一只鸡骂个不休。

然而鱼汛的的确确像死亡必然要光顾每一个人一样真实地降临了。

它来得那么迅速，甚至都没有给人留下一点惊喜的时间，男女老幼便蜂拥着来到江岸上。

这时候那些闲置多年的渔网和渔船就显得漏洞百出了。

女人们埋怨男人没有保养好渔船，让它被虫蛀了，被淫雨沤得半朽了。

而男人则责备女人没有及时补上已经脱了丝的渔网。

就在他们互相埋怨的时候，鱼群汹涌着顺流而下。

陈林月的父亲陈守仁中风偏瘫，终年卧床不起，听说来了鱼汛了，便兴奋得直流口水。

他吩咐儿子和女儿要彻夜鏖战在江面上，因为鱼汛的上鱼高峰期都在夜半。

每当孩子们把一桶桶鲜肥的鱼抬进家门时，他就两眼泛出电火花一样的光芒，挣扎着半仰在炕边斜着身子用剪刀来收拾鱼。

每当他的手触到鱼光滑柔韧的身体时，都不由自主地惊叹：“多新鲜的鱼呀，多肥的鱼呀，多么好闻的腥气呀。”

鱼很少有在撞网的一刻就气绝身亡的，它们的气息都很顽强。

所以别看满桶的鱼仿佛都已经死了，可当你刮它的鳞片时它的尾就会剧烈摇摆，便知它们半阴半阳着。

有时候它们已经全然失去了闪光的鳞片，而且被人抠掉了猩红的鳃，剖腹后内脏无一遗漏地倾巢而出。

当你把这样一条剖好了的腹中空空的鱼扔在一边时，它却意外地又扬了扬尾巴，使你沉浸在收获的幸福之中的时候又顿生怜悯之情。

陈林月在鱼汛的第二天熬红了双眼去上课。

当她走进校园时才发现这里静悄悄的。

办公室没人，教室也没人，它们无一例外地上着锁。

没有人在正常的上课时间敲响那口钟，所有的人都在为打鱼而忙碌着。

陈林月心事重重地夹着教案回家时，父亲陈守仁就忍不住奚落她：“我叫你别耽误时间去学校吧，怎么样，一个读书的崽子都没有吧？”

谁像你这么死心眼，你知道吗，一斤鲜鱼在外面卖三十元呢！

父亲的两手沾满了鱼的血污，下巴上竟然挂着两片亮晶晶的鱼鳞，仿佛他要脱胎换骨了。

陈林月觉得可笑，但她还是依照父亲的吩咐将剖鱼的水倒在门外的垃圾沟里。

本来巷子里的泥泞已经有碍观瞻了，再加上家家倾倒在排水沟里的腥水，简直就不堪入目了。

污浊的鱼腥气四处弥漫，熏得陈林月直反胃。

## <<踏着月光的行板>>

她抬头看看天，想在它无边的晴朗中养养神，但她很快就被威武的阳光逼得低下头来。

白银那变成了一条巨大的鱼，终日充满了腥气。

人们彻夜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打捞。

男人们撑着破旧的木船在江面上频频撒网，女人们则蓬头垢面地收网摘鱼。

小孩子做的事情就是往家运鱼。

他们气喘吁吁、噼啪噼啪地走在巷子里，有时候狗也会跟在身后，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放下鱼桶休息时，就不由得回头对摇着尾巴的狗说：“你怎么那么自在呢？”

守在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忙得团团转。

他们既承担着繁重的剖鱼任务，又要为家里捕鱼的主要劳力准备饭食。

虽然他们难得有空闲吧嗒上一袋烟呷上一口茶，但他们的眉头仍然是舒展的。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鱼汛一般不超过一周。

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身上。

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不绝如缕地上网就力量倍增。

陈林月在江岸上也见到了马川立，他同父母亲一起捕鱼。

他们在白天就装得素不相识。

马川立的父母开了家个体食杂店，每过半个月就要开着自家的四轮拖拉机进城办货。

他们家是白银那最有钱的人家，可也是出奇吝啬的人家，这使得陈林月对将来踏进马家的门槛心怀忧戚。

他们家卖的货比别的村镇的同等商品价钱明显要高出许多，白银那的百姓曾经在一个阶段里暗中团结在一起，拒买马家食杂店的东西，结果因为生活日用品的不可或缺，还是忍气吞声地去马家食杂店了。

马川立有一个姐姐已经嫁到鸥浦，每年只是坐船回来住上几天。

马川立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二十四岁，初中文化，在乡转播台做技术工作，人生得斯文清秀，同他的父母判若两人。

## <<踏着月光的行板>>

### 编辑推荐

林秀珊每次来到火车站，都有置身牲口棚的感觉。火车的汽笛声在她听来就像形形色色牲口的叫声。有的像牛叫，有的像驴叫，还有的像饿极了的猪的叫声。所以那一系列的火车，在她的眼里也者是牲口的模样。疾驰的特快列车像脱缰的野马，不紧不慢的直快列车像灵巧的羊在野地中漫步，而她常乘做的慢车，就像吃足了草的牛在安闲的游走。

没有跟王锐而直接去探望他，这在林秀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登上火车的一瞬间，她有些激动，甚至脸热心跳，就像她第一次被王锐拥抱一样。

<<踏着月光的行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